

李青

阿来《云中记》：用颂歌书写死亡

大地震
只是构造地理
并非与人为敌
大地震动
人民蒙难
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
人无处可去
——《云中记》前言

十年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阿来正在家中伏案创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世界开始摇晃，窗外的群楼摇摇欲坠，一些缝隙中还喷出股股浓烟。他意识到，这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时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地震。近两个小时，随着通讯渐渐恢复，阿来才得知，这次地震达到八级，受灾范围从南到北绵延至汶川、北川、青川。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公里，大量人员伤亡。

在街心花园，阿来看到许多人组成了人体的屏风，护佑一位即将临盆的孕妇生产。再往前，每一辆献血车前都排起了长龙。救灾队伍正在集结开拔。平时喧闹的人群都有种庄严的沉着。阿来打电话要求参加青年联合会的志愿者队伍，但因为年龄和年龄而被拒绝。在成都的西门汽车站，他终于见到本在震中地段公路跑长途，却奇迹般带着一车乘客毫发未伤地走出重灾区的三妹和去找寻三妹的姐夫。阿来以为自己会流泪，但是没有。三人以超乎寻常的平静，讲述着如何在长夜里穿行几十公里险象环生的山路。一路上，很多房倒屋塌的老百姓，在露天用大锅熬粥，周济艰难跋涉的人群。阿来决定，去汶川。

通常，成都到汶川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行程。现在，道路断绝，绕行的路线只能是800里山路，需要整整两天。路上，余震不断，阿来的车至今还留有被两颗落石砸中的伤痕，一处在挡风玻璃上，一处在引擎盖上。修车时，阿来特意嘱咐把大伤修复，小伤留下。越靠近灾区，越是疮痍满目。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一村四个村民小组和一所小学共700余人全部被掩埋。踩在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这时，阿来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写作。他只是想尽量地看见，和灾区人共同经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一点微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这场地震的关注渐渐消退。阿来与三个四川作家发起的捐款逐渐有30多位朋友加入，金额近百万元，原本大家想捐一所希望小学，因为募捐资金不够等问题而搁浅，最终作了奖学金。阿来重新回到书桌前，继续那部中断已久的长篇小说写作。

很多作家投入地震题材的书写，散文、诗歌等不同体裁作品层出不穷，却感觉无处下笔。他在想，创作时会不会有意无意带上灾民心态？自己的文字又能增加点什么？阿来又写了几本书，但都不是写地震，却一直带着地震给他的提醒：

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地炮制速朽的文字。

直到201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阿来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创作新的长篇小说。此时，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在长长的嘶鸣中，阿来突然泪流满面，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10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重现。他关闭了写了一半的文档，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注定要消失的人和村庄。他要用颂诗的方式书写一个陨落的故事，让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安魂曲》

向莫扎特致敬。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想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云中记》

5个多月以后，《云中记》完稿。27.8万字的小小说没有戏剧性冲突，没有人物冲突，人物关系很简单，只是讲述一名叫阿巴的祭司回到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他与逝去的亡灵为伴，最终和村庄一起消失的故事。“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阿来说，“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他拒绝用哀号、痛哭等中国人惯常对待死亡的态度进行地震题材的创作，而是寻找更庄重、更有尊严的方式，探寻生命的本质和意义。

这种感受要追溯到“5·12”地震的第二天。由于晚上没有地方住，阿来睡在吉普车上，仰望满天星光，背后的河谷里有挖掘机在作业，偶尔不远处传来遇难者家属的哭声。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中国传统中，拒绝讨论死亡，面对死亡只有哭泣和悲痛？仿佛除了哭声，生者无法对死亡进行其他仪式性表达，中国文化中任何一首歌曲都会对死亡形成亵渎。阿来睡不着，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悲怆、庄严的旋律逐渐升腾，无限接近星光。他感到那些逝去的生命正在升华。阿来意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关于悼亡的文字，一直缺乏如《安魂曲》所具有的力量。如果人们可以参透死亡，对生命本质有更深入的认知和体会，那么遇难的死者就没有白白逝去。多年来，阿来一直在思考生命，思考死亡，尤其经历巨大灾难后，作为幸存者经过这样的洗礼究竟得到了什么。创作中，《安魂曲》像缓缓凝重的河流，一直在阿来心中静静流淌。

欧阳江河与阿来同为古典音乐迷，最喜欢听的也是莫扎特的《安魂曲》。据欧阳江河介绍，《安魂曲》是莫扎特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他自己只完成了前八节，带有浓郁的死亡暗示。书中当阿巴寻找那些鬼魂时，实际是在寻找死后的自我，这一伏笔与《安魂曲》成为对立关系。带着对音乐史的了解，欧阳江河读出了大量语言之外的音乐，如调性的转换，还有书中不同意节和《安魂曲》一些奇妙的对应，像经典音乐的“全和弦”与小说中部设置的“第三者”之间的呼应等。他还分享了关于音乐的奇异经验，当聆听音乐的不同版本时，时间没有变慢，音乐变慢了，在音乐变慢的过程中，时间逐渐非均质化。将这种时间的变化带入文学写作后，叙述变

得优美生动，如同被施以魔法。

怀着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与追寻，《云中记》是一部神圣的生命颂歌，而非仅仅悲天悯人。李敬泽说，汶川地震只是这部小说的源起和出发点，而非目的地。云中村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象征着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自然灾害或历史灾变。小说以追忆和召唤的语调，通过召唤重建当下生活的意义。胡平将《云中记》创作归结于“灵魂层面”的写作，封面上写到“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生命不因为地震而死的卑微，而是更让人们感到在悲剧性命运前生命的庄重。小说中所塑造的祭司阿巴是中国当代文学少有的“殉道”形象，精神性写作所涉及的真理、真相、正义等在世俗眼光中或许是虚无缥缈的，但却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祭司表面是在安抚鬼魂，实则是在安抚活着的人，让他们能够重拾生存的意志，好好活下去。

或许是看过太多的泪水和哭号，阿来不愿意再让悲痛的情感无节制地流露在书中，他更愿意将目光移向大地，深情描述被自然破坏的满目疮痍的大地，还有人的体面、尊严和沉默。

回望

如果《尘埃落定》展现的是藏地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云中记》则是阿来的一次停顿和回望。小说中，当阿巴听到了一个不是用云中村语言讲的新词的时候，感慨到，“我们自己的语言怎么说不出全部世界了，我们云中村的语言怎么说不出新出现的事物了”。正如岳雯所言，语言的问题，永远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概念、观念以及随着新的概念与观念涌入的现代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云中记》延续了阿来自《村史》的思考，即现代性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貌，或者说，一个古老的藏族乡村徘徊在现代世界与旧传统之间。

欧阳江河将书中内容分为“地质时间”、“文化时间”、“新闻时间”。千年以来地质运动称为地质时间，从《尘埃落定》到《空山》《瞻对》，阿来所使用的语言、时间观念，对生命的态度、对宗教的态度、对天人关系的态度，这些构成了文化时间。新闻时间则是地震发生的时刻。这三重时间的重叠构成了“眼泪的语言”，落泪不仅是情绪的反映，还是一种语言。在小说中，亡灵的语言是存在的。当下的人们只听命于由未来和进化论的现代性构成的时间观，即现在比过去重要，未来比现在重要，这种观念无法让人类理解、追溯自身存在的根本。人类在死后为世界留下的不仅仅是房子和庄稼，还有精神、信仰，有对生命、对死亡的理解。小说中祭司回到云中村的时候，通过招魂将往事一一召唤回来，并与自己形成对话，这种情况下，现代性话语是苍白无力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将苦难转化为更为崇高的情感的能力，只能集体失语。

张清华认为，村庄的消失来源于两种力量，一种是自然的力量，一种是文明的力量。文明自身有着内在的、自我破坏的逻辑。阿来自始至终关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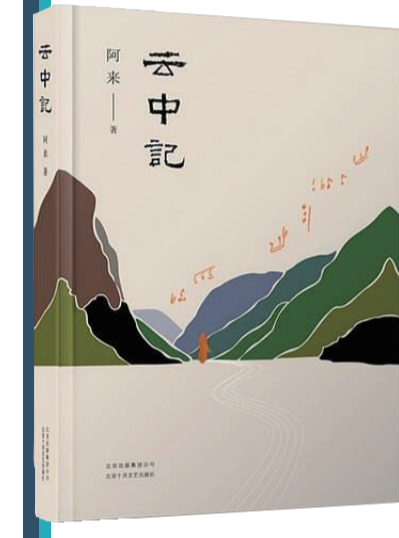
是文明的悲剧和自我毁灭。作为古老藏族文明的书写者，他固执地以反现代的姿态回到创伤、回到灾难之中，通过和亡灵的对话，抚平亡灵的创伤，也抚平自己的创伤，希冀以此解决灾难发生后生还者的肉体、生命、精神、价值何以归依的问题。

面对乡村的现代化进程，阿来始终秉持着肯定的态度，认为现代化更多在于传统乡村的解构与新型乡村的重建，文学不能只讲凋敝而不注意新生事物。在《云中记》中，阿来通过描绘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隔阂的打破，对现代社会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岳雯则将阿来与19世纪的现代主义者相提并论：他们既是现代生活的支持者，也是现代生活的敌人，传统和现代是世界的一体两面。书中虽然用电唤醒了阿巴，但真正让他醍醐灌顶看懂这个世界的是老喇嘛手中清澈的泉水。现代文明只能让人醒来，却不足以获得智慧，只有传统的加入才能让人通透，清亮。

“他想，人死后，可以变成一棵树吗？要是可以变成一棵树，那他就变成一棵树好了。变成一棵云杉，冬天的针叶坚硬，春天的针叶柔软。就那样和山上那些树站在一起，变成一棵在风中喧哗的树，变成一棵画眉和噪鹛愿意停在上头啼叫不休的树。变成一棵天里，一群鸟拥挤在茂密枝条间躲避风雪雪的树。变成一棵如果得了病，啄木鸟愿意飞来医治的树。”故事的最后，阿巴决定和村庄一同消失，与自然融为一体。岳雯说，《云中记》的价值，正在于其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自然与人类等彼此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阿来也扮演了小说中阿巴的角色。不同于阿巴用祭祀的方式安顿亡灵，安慰所有的幸存者，当阿来用舒缓轻盈的文字描述万事万物的新生与死亡的时候，读者也感到了极大的安慰。阿来相信文学最重要的是展现人生况味，“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

作为阿来的老朋友，邱华栋和李筋都聊起了自己眼中的阿来。在邱华栋眼中，阿来是一座“四面佛”，诗歌、散文、小说、非虚构写作信手拈来。他还具有强大的行动能力，大家都看到他写作的勤奋，却没有看到他行走的勤奋。据李筋讲，阿来每一部小说、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是行走。“阿来总说他喜欢观察，喜欢行走，喜欢勘探，喜欢在沉吟中思考，还说这是笨办法。其实这是一种写作中还原在场的的方式，我认为他在这部小说中又重新找到了10年前的在场，非常不容易。”

如今，阿来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以另一种“现场”的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后来有人问地震经历对我有多重要，或者在情感上有多强烈，我说仅次于年轻时的恋爱吧，在心里褪下去后又浮起来。现在好了，心里总惦记的东西终于结束了，对我来说这是种自我解脱，虽然过程是过分的血腥、残酷、沉重。”如果再多说一句，他只说，喜欢自己用颂歌的方式书写了死亡，喜欢自己同时歌颂了造成人间苦难的伟大的大地。



苇岸，诗人、散文家，原名马建国，1960年1月11日出生于北京昌平北小营村，1999年5月19日因病离世，终年39岁。作品有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太阳升起以后》《上帝之子》《最后的浪漫主义者》等。有论者称，“苇岸是一个有独特价值、思想深邃、影响广泛的散文作家，他一生关注大地上的事情，将自然万物融入创作，其风格严谨、克制、谦卑而充满赤子深情”，时至今日，苇岸仍影响着活跃在文坛上的很多作家和诗人。

5月19日，适逢苇岸逝世20周年，由作家冯秋子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未曾消失的苇岸——纪念》一书在北京首发，文集共收录纪念文章50余篇。苇岸的亲人、挚友和读者百余人，共同追忆苇岸的一生与创作，缅怀苇岸的真挚与善意。

蔚蓝色天空的黄金

1995年，苇岸和朋友黑大春、兴安一道，编选了后来在文坛影响深远的三卷本《蔚蓝色天空的黄金》，苇岸是散文卷的编辑，也是全书序言的作者。“蔚蓝色天空的黄金”一名来自俄罗斯诗人安德烈·别雷的同名诗集，通译为“蓝天澄金”，选本译名突出了“蔚蓝”与“黄金”的色彩对比，同时更具空间感。

扑面而来的俄罗斯文学气息，是苇岸钟爱的文字。苇岸以散文家行世，但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诗人、诗人、翻译家汪剑钊认为，苇岸的散文创作实际上是将诗歌变换了形式，把诗的思想用散文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整体的文字非常简约、准确、生动又充满智性。汪剑钊说，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和托尔斯泰的精神遗产在苇岸身上散发光芒，托尔斯泰“勿以暴抗暴”的思想被苇岸所继承，他深信“一种恶的方式不能清除除恶，只有用善的东西才能消解它”。如同苇岸自己所言，在他阅读、写作时，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肖像，分别是列夫·托尔斯泰和亨利·戴维·梭罗，“由于他们的著作，我建立了我的信仰”。

在《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中，收录了苇岸的一篇创作谈，他谈到自己愿意成为一个世界的“观察者”，即阐明世界精神、宣扬新的真理的人。苇岸崇尚古典、质朴、自然的情怀，他对现代社会中的“消逝与放纵”深感不适。苇岸的侄子马跃龙回想起，叔父生前曾说自己是不太适应时代的人，疾病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把他留到了90年代，没有进入新的世纪。

“为什么这么多人对苇岸的作品倾注很大热情？因为苇岸是值得的。苇岸不仅仅在人格上具有感染力，他的写作实践也继续鼓励着我们对文

陈泽宇

苇岸逝世二十周年：唯善意不可征服

学保持信任，保持投入，保持观察、探索的勇气、力量和责任。”《未曾消失的苇岸》一书主编冯秋子是苇岸生前好友，“把早逝的兄弟苇岸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呈现好，使读者在今天海量的阅读里能够比较出什么样的文学创作是好的，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和人文努力与这个时代相关，什么样的艺术创造和人往前的行走相向、相映衬，苇岸就是这样一个人值得探讨、具有审美价值，促动了社会神经的作家。”

对比苇岸和王小波，兴安很有感触，“他们俩都是90年代离世的北京作家，但是王小波相对热一些，苇岸相对孤寂一些。”在兴安眼中，王小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对现实充满了批判和斗争，这种批判迎合了这个时代大众喧嚣的心理，而苇岸提倡自然主义色彩的有节制的生活，在充满欲望的现代化社会中不受欢迎。兴安认为，苇岸的写作和为人相一致，他是一个善意的大地书写者和守护者，他活在每个人的心中。

未曾消失的苇岸

“今天既是一个庄严的日子，也应该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很少有人能做到离世20年后还让一群人对他念念不忘，这对苇岸来讲确实是上天的奖赏。”苇岸去世后，作家宁肯常和朋友们谈论起他，在宁肯看来，精神散漫的人往往让人感觉“魂不守舍”，但苇岸给人的感觉是“舍不魂守”，从他的文字中能够清晰地看见一个内心无比安静的人，“仿佛有一种光照到我心里，让我的内心也有神在守候”。

得知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苇岸组织了朋友们一起去草原游玩，回想起那次旅途，作家周晓枫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勇气的人才能选择的告别方式。“随着时间的沉淀，周晓枫对苇岸的认识不断加深，“我30岁的时候从未想到苇岸会对我一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现在快50岁了，我确认并深信了这一点。”活动现场，周晓枫的眼眶红了又红，她说，苇岸的创作产量很少，就像一株植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慢慢地努力生长。植物无

法狂野地到处奔行，但可以年年生长年年发芽，同样，一个人只要在亲人的记忆里活着就没有真正的死去，一个写作者只要在读者的怀念里活着，他的文字就在安静地开花。“怀念是个最安静的动词，因为持续一生的伤感隐藏在这种安静里。”

1999年5月18日，苇岸逝世的前一天，诗人林莽和作家宁肯去苇岸家中探望。林莽说，当时苇岸躺在床上已经很没有力气，整个人很消瘦，但苇岸郑重地把自己重新校正过的《太阳升起以后》交给他和宁肯，而这也是林莽读得最细的一本散文集。

在追思会现场，林莽无比深情地说，“时光一晃竟已过了20年，苇岸，活在我们心中的好兄弟，你可知道当年一些美好的事物已经消失，包括你热爱的那片青青的麦田。朋友们大多已两鬓染霜，时间无情，你心中的农耕文明与我们相距得更遥远，人心和世界都在变，这世上的伪装五颜六色令人眩暈，我们常常透过迷雾仰望古老的信念。有一些最质朴的道理如同你那些简洁的文字一样令我们在警醒中无限怀念。当我们回首遥望，那条流经了多少世纪的文学之河正滔滔而来，你已汇入其中令我们欣慰。在质朴、真诚、明亮以及透彻的心灵之路上我同你一样，一直认真地呵护着生命的明月清风和灵魂之火的小小的本原。苇岸，有时我会翻开你的书页，在那些字里行间我依然能闻到阳光、青草、溪水、麦田和泥土的味道，它们温润甜腻，散发着抚慰身心的光芒。”

唯善意不可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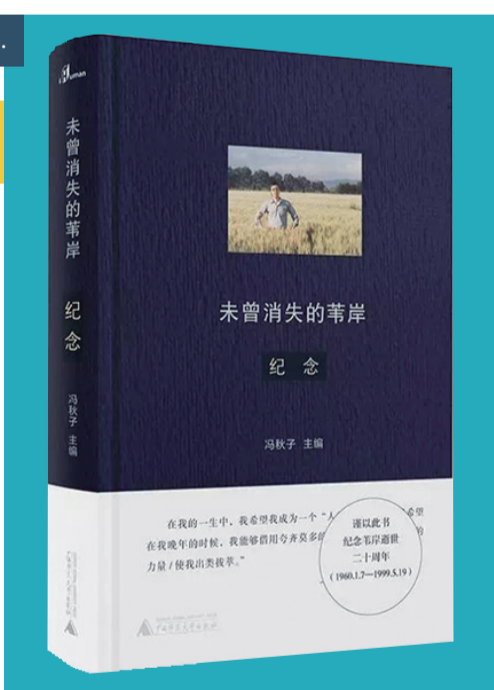
当群体把同一种评价用于不同的个体时，显而易见，这些获得了相同称谓的人们具有某种共性，他们身上流淌着同样的情感，接着续来自同一母体的精神血脉。“大地之上”——有人用这样的词语总结苇岸的创作，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每个人从大地上出生，又从大地上入殓，从鲜活的生命到冷静的骨殖，大地是人类的终极命题。但作为一种评价方式，“大地”便从汉语的日常语词中超拔出来，成为我们在浩荡的历史秩序中可以共

同确认的历史感。对于苇岸来说，他的文学世界浑然一体，大地意味着什么，天空就意味着什么，太阳就意味着什么，把他所有的文学景观统摄到一个基点，那便是涓涓流淌又博大深邃的善意。

苇岸在世时，和海子、顾城、食指、树才、王家新等诗人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伯父那时会突然敲开苇岸先生的家门，一起聊文学。”海子的侄子查锐在追思会现场回忆道，海子去世前5天，还曾专门拜访过苇岸，海子去世后，苇岸非常痛惜，在5年内写过三篇纪念文章，分别是《怀念海子》《海子死了》《诗人是世界之光》，在这些文章中苇岸提到，影响他一生的名著《瓦尔登湖》就是海子推荐给他的。

《瓦尔登湖》是苇岸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书中有关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深刻影响了苇岸的人生选择。在近代以来的伦理价值中，人与世界的关系重心在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瓦尔登湖》《沙乡年鉴》等著作，号召现代人返回“人为之”的原点，重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联，提倡保护大地的多样性、丰富性，对待世间一草一木如同对待自己生命般珍惜爱护。编辑家张守仁说，苇岸敬畏大自然，他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污染和喧嚣深感痛惜，他热爱的是大地上的普通事物，他书写蜜蜂、蚂蚁、喜鹊、麦子、农田、二十四节气，从字里行间能读出苇岸从容、宁静和缓慢的气质，以及根植心底的善意。

“这是一个需要呼唤善意的时代，一个需要呼唤诚实和赤子之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苇岸可能会支撑着我们不断地走下去。”高兴明白苇岸和梭罗的内在联系，1998年苇岸的散文《我与梭罗》发表在《世界文学》，这篇文章即源自高兴的约稿。“当时我对苇岸说，你对梭罗的认识和感情，应该写一篇，他欣然答应。”苇岸特别认真细致，在整整一年之后交给《我与梭罗》，“现在想到这件事我有些内疚，因为最终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已经和最初有所不同，我们征得他的同意之后删去了一些数据和注释，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了，回头想想我的做法有失妥当，因为苇



岸想以那种更细致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梭罗的热爱，这种心意我没有帮他达成。”

这种善意更体现在苇岸与朋友的情谊上，诗人、翻译家树才回忆道，苇岸在病中曾联系他，请他翻译法国诗人弗朗西斯·雅姆的《十四种祈祷》，在自己离世的时候念诵。“他告诉我遗体告别时要念《为他人得幸福而祈祷》，在骨灰撒入麦田的时候要念《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苇岸对朋友的在乎是我所有朋友中独一无二的，这种友谊最深刻的善意就是对自己在乎的生命的关注，有时他对我们超出了家人，他把我们看成家人之外的家人，文学的家人。”

评论家鲁太光说，日常的文学史研究往往是做加法，但有时也应该做一点减法，“因为做减法更能衡量一个作家的重量。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减去苇岸或者从当代的散文史减去苇岸，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史会变轻，我们的散文史也会失重，因为苇岸是不能被称量的，他自己就是一种法度、一种标准、一种度量衡”。

20年过去了，北小营村苇岸家的田地已经不在，鱼尾纹和白发也爬上了当年那群小伙伴的脸庞，但苇岸仍未被大家遗忘，他会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因为疾病可以带走一个人的生命，却带不走人群的记忆，故纸堆和伪道学终究会被时间淘汰，但真诚与爱、与世长存，世事轮转不休，唯善意不可征服。